

•津沽文化•



津门舞台父子兵

——记京剧表演艺术家张世麟、张幼麟

■ 张振宇

京剧表演艺术家张世麟、张幼麟是津门戏剧舞台父子世袭两代皆“兵”的京剧大武生。

张世麟，早年为武行，先天条件较差，无“腿”、无“嗓”、无扮相。硬是凭着自己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刻苦拼搏，勤学苦练，在同行中创造出了一个奇迹，终成为著名京剧大武生并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其武功扎实稳健，表演纯朴大气，身段挺拔遒劲，技巧熟练精准。武生要突显英雄本色，军人气概，起霸，将军战前准备；升帐，鼓动必胜之军心；开打，“你死我活”突出一个战斗性。这虽是舞台上的表演，但不能矫揉造作，孤芳自赏，要稳准狠地击败对方。这既是角色身份的内心体验，也是张世麟表演风格的外在体现。

张世麟从小学艺，文化不高，凭着多年舞台实践，他的表演体会富有深奥的哲理，艺术修养极高，许多戏曲评论家为其著文立说，影响颇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世麟参与创作并主演的“雁荡山”，迅速驰名大江南北，全国汇演获大奖并拍成电影。其善演的角色有高宠、马超、武松、杨再兴等，其长靠、短打皆各有特色，根基厚重颇具张力，气质非凡，有着很强的震慑力，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世麟的武功技能异常高超，其代表作“蜈蚣岭”中的走边，“战冀洲”中的岳飞与杨再兴连续鹞子翻身，三百六十度疾速转身，元宝锞子，大靠硬僵尸，“挑滑车”中的前后单腿磋步等堪称一绝。

“文革”中，张世麟被打入另册。终日默默无语的他却天天来团里，在无人登及的舞台上，他一天两三遍练功。殊不知张世麟此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并患

有严重的肠胃病，一天多次拉肚子。那个年代，实际上已宣告他舞台生涯的彻底结束。可他就是要坚持练功，至于练了功上哪去用，他好像没有考虑。

一日，团里人惊闻，张世麟昨夜被北京来的人用吉普车押走了，张世麟出了大问题啦！几天后，张世麟回来了，原来，北京把张世麟找了去，给出一出“样板戏”的主演，传授“前后单腿磋步”的高难技巧。此行，张世麟很欣慰，欣慰的不是给什么人做指导，而是自己的技能得到承认，又能施惠与人。尽管是跟囚犯似的被押解进京。

不久，团里落实政策，在一番“戴罪立功，还艺于民”的训话后，让张世麟在“智取威虎山”B组中扮演“座山雕”。排戏时，张世麟不动声色，只对台词，人们担心一个演惯了传统戏的老艺人能行吗？演出时，人们惊现，哎？他演的不对呀！他演的“座山雕”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啊！少了“乍”、“闹”，少了张牙舞爪，没有了歇斯底里，却多了些稳重。一个阴鸷，狡猾，疑心重重，老谋深算又阴威慑众的“座山雕”展现在舞台上。在人们不解时，却有行家评议：“座山雕”是匪，可他能统领众多人马，称霸一方、声名显赫，绝不是一个只知道打杀，巨齿獠牙，懵懂猛壮之人，其心路和头脑必是不同一般。从人物心理、性格、身份上讲，张世麟演对了，评论者道：“罢了，还是张世麟！”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文革”结束，春回大地，文艺复兴，张世麟重新抖擞精神，展现他的舞台魅力。年近70岁的人，功力不减当年。在繁重的长靠短打诸戏中，依然是一招一式，

作者简介：张振宇，男，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博学会员、文学高级创作员、终身名誉理事；天津市戏剧家协会理事。

精准到位。值得一提的是，舞台上两个多小时的念、唱、作、打，下得台来，不气喘，不流汗，面不改色，心平神稳，令青年演员乍舌，晚生不及也。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先生记忆力也逐渐减退。一次，市里举办名角联合大型演出，一出“战宛城”，荟萃各路名家。主办方邀请张世麟扮演“典韦”，那也是他的一出拿手戏。因他年岁太大，只安排他演一个片段。公演前一天的排练场上，张世麟的一节戏，竟忘的一塌糊涂，怎么也找不准位置。饰演张绣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厉慧良先生怕他累了，开玩笑地把腰弯成九十度：“张先生，要不您坐我这歇会儿。”逗得在场的人们大笑，大家都为他担心，这节是群戏，人多场面大，一人错，满台皆乱。在一旁的张世麟之子张幼麟也暗暗地为老父捏着一把汗。

“战宛城”开锣了，剧场爆满。该张世麟出场了，侧幕条子后站满了人，大家都为他担心。幼麟两眼盯着台上，心提到了嗓子眼。张世麟亮相了，大气稳健的台风、身段、开打清晰准确。他的灵光又现，令众人惊讶的是，场上位置，与他人的配合，左右呼应，清楚的很，一点都没错。关注着他的其他演员，都瞪大眼睛惊异地望着他。张世麟的表演博得了满堂彩。他的任务完成了，幼麟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跑上前搀扶老父亲到后台休息卸装。后面戏的“典韦”已换成别的演员，谁知，“急急风”锣鼓一响，张世麟下意识地转身又奔向台口欲出，被幼麟一把拦住说：“爸，您的‘活’演完了，该别人了”。“啊？哦！”张世麟似明白似糊涂，恋恋不舍地走向了后台。张世麟太喜爱舞台了，他不愿离开，他想多见见喜爱他的广大观众。事后，人们对他在台上的表现赞叹不已，然而，联想他在排练场上的状况，又不可思议。厉慧良说：“他是谁呀！他是张世麟！”

后来，张世麟患了严重的小脑萎缩，糊涂时连人都不认得，可是别跟他谈戏，一谈戏，他明白得很，头头是道，条条在谱。重病临终前，张世麟已深度昏迷，弥留之际，只见他瞪大双眼，望着天花板，冲着守在床前的家人喊：“去、去！快去！把我的厚底、彩裤拿来！”，尔后，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与世长辞。

张幼麟是独生子，上有三个姐姐。少年时父母疼爱他，不让他学戏，干这行太苦。后经京剧名家董文华先生多次鼓动，父亲张世麟才动了心，同意幼麟练功、学戏并告诫幼麟，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好。殊不知，当时幼麟已经17岁了，早已过了练功的最佳时期。筋骨基本已经成形，还能出功吗？学唱武生，基本功不过硬行吗？如能成大器，岂不是创造奇迹？就是个奇迹！张世麟本身就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今，又精心打造出一个奇迹，张幼麟！

张世麟对儿子训练有素，科学得法，使幼麟在练习功艺中少走了许多弯路。幼麟有心胸、有志气，肯吃苦，懂事听话，绝不在父亲面前撒娇、耍滑，或暗地偷懒、懈怠。幼麟虽是独子，可张世麟从不娇惯、纵容他，尤其是唱戏这行，艺无止境，只有严格再严格，苦上加苦搭上半条命也不见得能成大器。张世麟深知此理，在幼麟练功学戏上，张世麟没有好脸色，严训、指教，从不给予夸赞和表扬。这样的父与子，有时旁人是很不理解的。

有一次，幼麟练功竟摔死过去，脸色煞白，昏迷不醒，旁人吓坏了。人们赶快把老爷子叫来，张世麟急速地来到儿子身旁，面无声色、静静地瞧了一会儿躺在地板上的儿子，连腰都没猫一下，转身就离去了。哎？大伙急了，这老爷子，你儿子摔昏过去，你怎么没反应啊！慌乱中大家正要采取措施，就见幼麟哼了一声，长出一口气，醒过来了，原来幼麟是被摔晕了。哪有父亲不疼儿子的，凭经验张世麟心里有根，儿子无大碍。

张幼麟在父亲的严传深教下，技艺、才能健康发展，一出“挑滑车”初露锋芒，得到了行家的首肯和观众的夸奖。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舞台技艺的日趋成熟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张幼麟成为津门乃至全国闻名的一名京剧优秀大武生。其特点基本传承了乃父张世麟的艺术风范。突出勇猛，稳中见快，稳，清，准。幼麟头脑聪慧，反映快，技能驾驭较为灵活一些。其善演剧目大多与其父相同，多是武生剧目中很吃功的戏，如“挑滑车”、“战冀洲”、“赚历城”、“铁笼山”、“小商河”、“铁公鸡”、“狮子楼”、“十八罗汉收大鹏”等。其中的翻打，僵尸，锞子，翻身，下叉，磋步等高难度技巧无不精彩称绝。“铁笼山”中的姜维，头戴长甩发，足蹬高底靴，面挂三尺髯，腰系五尺剑，幼麟掌控得互不相扯，丝毫不乱，有张有弛，准确清晰，把一出武戏文唱，难度很大，一般武生不敢触及的顶尖武生戏，表演得游刃自如，尽善尽美。

“要看勇猛武生，那得看张幼麟，过瘾！”观众对幼麟的评价十分准确，也是对武生这个行当特点的确认。武生嘛，应多是元帅，将军，士兵，义士，豪杰好汉，岂有不勇不猛乎？那种腰软腿绵，精神不振，状态不佳的演员一出场就是个败相，岂能武也，战斗乎？

张幼麟功成名就，很早就获得中国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奖盘上的题词真正体现在张幼麟身上。

幼麟成才了，荣誉也不少了，尽管年龄由成年步入了中年，舞台上的位置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名角，可是在严父张世麟的眼里，他仍是个初学乍练的小学生。父亲从不表扬儿子，总是一张不满意的脸。尽管幼

麟在演出中掌声雷动，多次谢幕，鲜花簇拥，回到家，看了戏的父亲却面色阴沉，坐在沙发上一声不语。每次幼麟都是双手下垂，直立一旁，父亲既不指出他哪点演的不好，也不说出他哪的动作不行，爷俩儿就是这样静默着，常常是到了夜里两、三点钟。儿子知道，父亲不睡觉，是陪着自己面壁思过，在反省，是让自己“悟”，今天的戏那一处演的不对，那一点没演好。幼麟从舞台激情中逐步冷却下来，在脑子里把今天的戏从头到尾过一遍，把没演好的地方想出来，一一说给父亲，父亲认可了，一摆手说：“睡觉”。幼麟要是没说准或者一时说不出，父亲一起身，自己进屋睡觉，把儿子凉在那儿。幼麟知道，这是没完，明天接着。

张世麟就是这样，演对了你应该，没什么可表扬赞赏的，演的不对，戏该怎么演，多少年前就告诉你了，再演错了，就要自己琢磨去。一演错就告诉你，常演错常指点你，这辈子还有完吗。那样，也就皮了，记得不深刻。让你自己找毛病，你记得住，不能永远重复错误。

有时，父亲对儿子在演艺上近乎苛刻的严求，甚至当众不留情面，令人难已接受。

有一次，张幼麟主演一出新改编的大型传统武戏，开演时，剧场爆满，看戏的行家来了不少，张世麟也做在观众之中。演出完，掌声热烈，幼麟多次谢幕。到了后台，也受到大家的恭维祝贺。没想到张世麟来到后台，一脸的怒气，见到幼麟一脚踹去。惊讶的人们一下拦住张世麟。张世麟破口大骂：“这戏你也不要唱了，知道什么叫丢人吗？”众人大惊，老爷子急了！幼麟低头不语。

这出戏确实在结构、角色确定、舞蹈、武打设计上存在较大不足和缺憾，后来经幼麟和创作者精心打造、角色调换等，再度上演，非常成功并成了一出经典保留剧目。这时张世麟才认可了，不言语了。

幼麟很孝顺，从来不惹父亲生气，从不和父亲拌嘴，就怕老父亲着急。父子谈艺，多是幼麟自省、自责，然后就是自强。

张幼麟性格坚强，俗话讲就是人特“艮”，是条硬汉。

1988年，文化部“全国京剷新剧目汇演”定在天津举办。届时，有张世麟改编创作，张幼麟主演的大型神话剧“金翅大鹏”参加汇演。在紧张排练中还要坚持日常其他剧目的业务演出。在一次演出中，因舞台条件较差，幼麟在作动作中不慎严重摔伤，昏迷在台上，急送往医院。经诊断，面部左颧骨，鼻骨严重粉碎性骨折，左脸颊软组织严重损伤。大夫决定实施大手术，从

他的唇部以上几乎整张脸皮切开翻至额顶。手术进行了多个小时，术后把一张脸皮在擦下来缝合，缝了很多针。人们在庆幸幼麟生命无大碍的同时，也为“金翅大鹏”不能参加京剧汇演而十分惋惜。此时，离汇演正式开始还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天晓得，张幼麟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术后20天，伤口阵阵疼痛，身体十分虚弱的幼麟硬是下了排练场。人们十分担心，他却颇为自信。

“全国京剷新剧目汇演”开始了，“金翅大鹏”如期上演了。来自北京等地的评委，戏剧行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生龙活虎，朝气十足的张幼麟展现在舞台上，那漂亮完美的扮相，多姿多态的舞蹈，准确无误的出手，强悍凌厉的开打和潇洒飘逸的表演。一出两个半小时的武功大戏，没出一点闪失。超水平的发挥和全剧组同心协力，精心配合使得演出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在幼麟忍着伤痛，咬紧牙关，况且是长时间勒头，吊眉，箍额。要知道，这紧上加紧的勒头带子是勒在前额伤口上的啊！

剧场掌声如雷，谢幕时一位京剧名家走上舞台，简单地向观众述说了张幼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圆满完成演出的。她很激动，流下了眼泪。

“奇迹！”舞台下再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台下观戏的张世麟先生流泪了。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为儿子落泪。他很欣慰，“儿子，不愧是我的儿子！”

虎将无犬子！

“金翅大鹏”在全国京剷新剧目汇演中获得了大奖。张幼麟获个人优秀表演奖！同年，张幼麟被天津市政府评为市级劳动模范。

如今，张幼麟除舞台演出之外，又教起了学生。有了弟子，向下一代传艺。并成立振兴武戏的专门组织，为掌门人。今年张幼麟又被国家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昔日，幼麟这位舞台上的大将军，勇猛的武生，要作统帅、训兵、练兵了，成为领军人物。中国京剧文化的精华，传承很重要，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恭贺，张少帅！

津门京剧舞台上，除张世麟，张幼麟一对父子外，父子皆“兵”者，还有王宝春，王平，李少楼，李英杰。父一辈，子一辈，父辈在舞台上皆英雄一世，又喜叹，子承父业，后继有人，且父子两代，皆都不凡，为佼佼者。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责任编辑：高德钦）